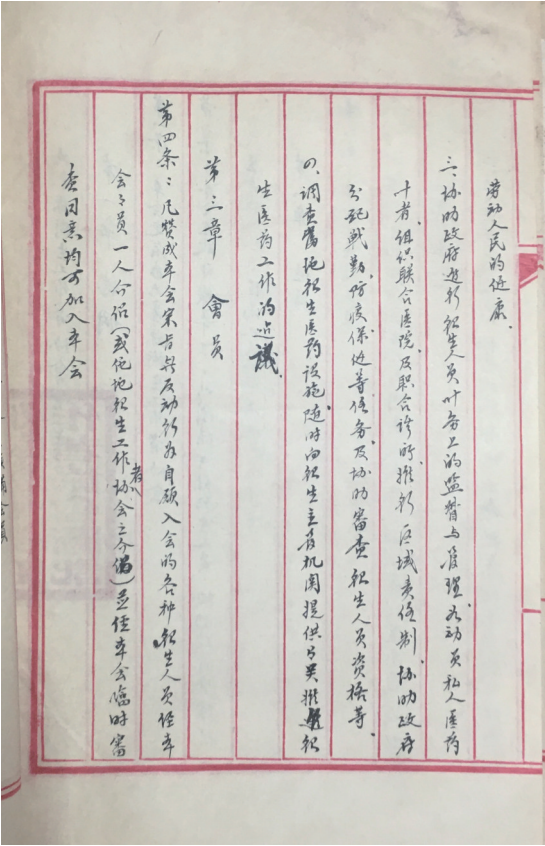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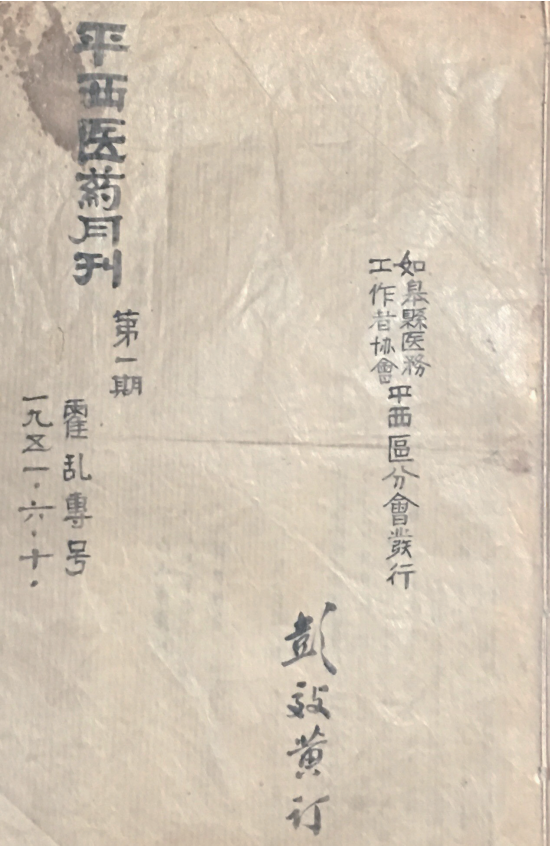


如皋“战疫”完胜记

□ 董静



《如皋县卫生工作者协会报批档案》中的《如皋县卫生工作者协会章程》



名医彭致黄旧藏的《平西医药月刊》第一期“霍乱专号”

史海回眸

家乡如皋，人称“长寿之乡”，自古少灾少难，唯有旧时时霍乱，使人不安。霍乱，旧名痧疫。

如皋医家胡杰写有《痧症验记略》。此文见于光绪二年春月重镌《痧症全书》中。文中有录，清末如皋三次发生霍乱，皆为胡杰亲身经历。嘉庆庚辰年（1820）九月，如皋霍乱横行。传闻此次霍乱起源于福建、广东两省，经江苏、浙江，又传至西北诸省。如皋患者病情严重，有染病的人在一天内就死了。医生分辨不出是何病症。被传染者，起初两脚发麻，随后上吐下泻，两眼内陷，腹痛筋疼，以致六脉全失。病人无奈，分别吃回春丹、正气散等痧药，针灸委中穴，幸运的人得以转危为安。根据病状各异：吐泻、头痛、头晕、发冷、腹痛、麻木、喉疼、肿胀……往往数症并发。有些患病者误饮酒，误食米汤、糕点，不久死去。最后部分病情较轻的人，得以重生。

1936年如东人民战疫情

□ 何泰

史海回眸

民国25年（1936年）9月，在原如皋县第四（双甸）、第五（岔河）、第六（马塘）、第八（掘港）四个区（现均属如东县），以及南通县的石港、姜灶等地，发生了一次病情危急，传染迅速，死亡率高的疫病，因为染病而死的人又快又多，民间说是“惹人瘟”，西医说是“恶性疟疾”，中医认为是“湿温时疫”。染上这种病的人症状是大热大寒，头胀痛，口大渴，有汗或无汗均不解热，欲饭不欲食，烦躁不安。进而神昏谵语，抽搐痉厥。至此，回春者极少。此病一人得之，传染一家；一家得之，大都可能传染附近各家，幸免者

仅是少数。而农村染此病者比集镇多，蔓延数日，危害几十个乡。其中，马塘区虹元乡有一个村庄叫“百担圩子”，共有91户，271人，染病人数竟达243人，死亡110人。死亡之惨烈，不忍目睹。这次疫情为何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农村居住条件恶劣，房屋面积少，家庭人口多，家庭成员间容易传染；二是底层民众不注意个人卫生，加速了传染病的传播速度；三是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薄弱，医疗条件差，导致传染病迅速蔓延。

如皋东乡（今属如东县）疫情，引起南通区专署、如皋县政府高度重视。当时，如皋县政府商请县中医公会组织力量前往救治（其时，如皋县西医仅有一家公立医院，医师人少力薄，乡镇有西医的

更是凤毛麟角）。中医公会随即选派内科中医黄星楼、陈爱棠、邹云甫、卢震春、刘应龙、朱明轩、范凤梧、陈其华、宋永祥等12人，分成6个组轮流前往疫区应诊。其中，第一组在马塘区，日求诊者数以百计。第二组到岔河时，南通亦派了医生携带多箱“双桃牌奎宁片”到疫区参加救治病人。

对于这次疫情，如皋县著名中医黄星楼在他所著的《餐菊轩医辑》一书中曾有记述。原文载于民国25年（1936年）上海出版的《光华医学杂志》三卷四期上。出版后有一段内容为：“夫湿温一症，大抵无传染性者谓之湿温时病，有传染性者则为湿温时疫。按疫为大地所蕴郁之气，与六气之寒热不同，此气一行，病则少长恙皆相似，沿门阖户，皆相染

任协会主任）就针对霍乱防疫工作编辑一册“霍乱专号”。笔者所见“霍乱专号”为当地名医彭致黄旧藏。封面为彭氏自制，上面留下彭致黄墨迹：“《平西医药月刊》第一期“霍乱专号”，一九五一·六·十，如皋县医务工作者协会平西区分会发行。”翻开正文则为黑字、蓝字油印本。原来1951年，如皋《平西医药月刊》创办，创刊号选择编印“霍乱专号”，这为何呢？一则历史上，如皋是霍乱多发区；二则是源自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推出的政策。平实的医务者在《“霍乱专号”刊词》中写道：“霍乱一片，谈虎色变，其病之染……我毛主席，无上救星，树立健康，保障人民，号召中西，团结精诚，补短扬长，精妙绝伦。”这段接地气的四字句，充分显示当时基层医务工作者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的疾病“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政策，中西医结合，预防各类疾病，尤其是传染病。于是《平西医药月刊》创刊号刊出《谈谈霍乱》《霍乱论》《治验实录》《霍乱概论》等文章，便于医务人员交流，用于预防治疗霍乱。

新中国诞生后，经多方党员、人员协作，如皋霍乱“战疫”取得完胜，多年来未在如皋发现一起霍乱。时在今日，我们也应受到当年“战疫”战术的启发，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应战，最终也能取得武汉“战疫”的胜利。

易，故《说文》释“疫”字“民皆疾也”。迨者吾皋第四、第五、第六区发生疫症，蔓延甚广，患者几不间断，甚至一家数人，死亡甚众，闻者酸鼻，诚为百年来罕见之浩劫……”。对于这次疫情，2000年12月出版的《南通市志》有两段记载，其一为《南通市志》（上册）第44页，内容为：民国25年（1936）9月，如皋马塘、岔河、蒲西，南通县石港、姜灶等地流行恶性疟疾。南通区专署组织城区医务人员下乡治疗。据南通区《政情月刊》刊载：“患者近十万，死者逾八千”。其二为《南通市志》（下册）第2250页，内容为：民国25年9月，恶性疟疾大流行。对于这次疫情，2007年11月出版的《掘港镇志》也有一段记载，其内容为：民国25年（1936年）秋，疟疾大流行，死亡甚众。（参见《掘港镇志》第26页）

集体。1982年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连续3天播放北凌公社开展农民体育活动的新闻。同年，北凌公社、北凌白果小学被评为省群众体育先进集体。1983年，北凌乡获国家颁发的银质纪念奖。1984年，国家、省体委负责人出席了北凌乡第二届农民运动会，此届运动会参赛运动员达4500多人，观众达8万多人次，列为当年江苏省体坛十件大事之一。同年，北凌乡卢健家庭被评为全国体育模范家庭。1987年，省体委命名北凌乡为“体育先进乡”。据1992年统计，北凌乡有80%的人经常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全乡有300多户体育之家，80多个家庭篮球队，120多个家庭拔河队。项目除篮球、排球、乒乓球、举重、田径等外，还有适应不同年龄、性别的体操、拔河、小跑、爬绳、自行车、举重、接力赛、走独木桥等，以及摩托车表演、女子健美操、农民迪斯科、呼啦圈等具有现代气息的项目。1994年5月，北凌籍运动员储春霞在第十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上获得女子标枪第一名。2008年8月，北凌籍运动员仲满在北京第二十二届奥运会上获得男子击剑（佩剑）金牌。



地名掌故

海安“西大街”

□ 苏学勤

海安的石板街源远流长。通常人们所说的海安“七里长街”，就是以当初的石板街地段来命名的。海安原来的石板街，分为东大街、中大街、西大街，这个地名的划定，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如今，30岁以下的年轻人恐怕很难记得以前这三条大街的样子，只能听上一辈的人的回忆，依稀有个大致的模样。笔者曾在西大街居住十五年，写下这段回忆，无非是让大家能记住当初的那段历史。海安的石板街是这样划分的。东大街从佻桥口至东弯子口，中大街从东弯子口到中坝口，西大街则从中坝口的石板街向西，西头的末端是到西樞桥口为止，西大街长度只有546米，宽度为3.3米。

西大街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辉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大街的西段一角有过全县最大的生猪收购点和生猪屠宰场，日处理上千头生猪，鲜肉供应苏南各大城市，每逢节日，一天运出好几卡车的白猪肉。每天早晨来这里拿肉的人，有海安县各个“肉案子”（也称鲜肉商店），有海安的招待所和各家饭店。晨时，从这里看到的“小刀手”们多用自行车驮肉的，饭店里是用三轮车来拉肉的，繁荣之景前后30多年。

一条500多米长的西大街上，竟然有三座大和尚庙，这在苏北地区的县城中非常罕见。先说西大街西头的大圣庙，原来是个大和尚庙，后来成了县食品公司的哺坊。说通俗一点，这里是全县最大的小鸡、小鸭的孵坊，每逢出炕期，四乡八镇、数以百计的鸡贩子来批小鸡、小鸭到农村卖，有肩挑的，有用自行车驮的，其热闹场面是从天不亮一直到深更半夜，生意盈门、川流不息，一做就是十来年。

西大街向西过去六十米，就是当时海安水产公司的大本营。在计划经济年代，各种水产品、海产品都是从这里批发出去的，几乎每天都有几满包的大螃蟹从这里运到轮船码头运往上海。逢年过节，这里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晚上都有“走后门”的人来这里买点鲜鱼，白天“开后门”怕有人提意见。

再说坐落在西大街上的海安麻纺厂，原为普利庵，也是个大和尚庙，这个海安镇办的街道厂，吸纳了当时闲散劳力五六百人。每天上下班时，西大街的石板街和沿河边的道路上，工人成群结队地匆匆而过，白帽子和白围裙，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后来，西大街的西边又办起了酱厂、辐条厂，明胶厂，而西樞桥河南又有了水泥制品厂、农机厂、食品加工厂、化肥厂、化工厂等企业。当时，由于西樞桥下南北公路（即现在的永安路）尚未修好，东西方向又无公路可通，工人上下班必经西大街，人流的涌动，让西大街整日是车水马龙的兴旺景象。

从草坝向西的西大街还有一道风景，1965年，海安驻军124医院正式建院，地点在西大街西涵头北边几十米处，地方蛮大的，医护人员也有上百名。老百姓挺信任这些穿军服的医生们，来看病的人不少，医院的西气还真蛮大的。这里曾经有海安的第一名“胃镜”，就连海安县人民医院，也有医生在这里学习。

设在西大街上西涵头东边几十米处的海安镇卫生院门诊室，有名闻乡里的程岳生、李觉哉等老中医坐堂为乡亲们看病，颇有名气，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医德，也为西大街的兴旺增色许多。

第三个大和尚庙是西寺庙，坐落在西大街的东边，紧邻中坝口，从西大街旁的西寺巷向北有几十米距离。这座大庙是苏北有名的古刹。日伪时期，曾是伪26师的师部所在地。解放后，这里成了苏北有名的大粮库。公私合营后，成为海安米厂的大本营。

当年西大街上有两所小学，一所是在草坝口旁边的明道小学，另一所是东涵子头旁边的城西小学。后来，城西小学并入明道小学，成为海安的名校。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海安县城布局向南发展，西樞桥南北公路的扩建有了永安路，西樞桥南的许多工人上下班，不再走西大街，加之食品公司的屠宰场迁址，西大街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九十年代中期，西大街拆迁改造，从中坝口一直拆到西大街的草坝口的位置，沿河向西的一段石板街没有拆迁，拆掉的是西大街北侧的建筑。而西大街从中坝口到明道小学的大门口的石板街未曾拆除，直到现在，还是老样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大街啊，还有多少人记起昔日那些往事？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